
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

啟蒙論述與醫 / 病想像 近現代小說中的「疾病」及其「療救」(1902~1937) (1/3)

計畫類別：整合型計畫

計畫編號：NSC93-2411-H-002-082-AF

執行期間：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

執行單位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

計畫主持人：梅家玲

報告類型：精簡報告

處理方式：本計畫可公開查詢

中 華 民 國 94 年 6 月 1 日

《啟蒙論述與醫病想像 近現代小說中的「疾病」及其「療救」(1902~1937)》(1/3)

93-2411-H-002-082-AF

期中精簡報告

國立臺灣大學
中文系 / 台文所
梅家玲

計畫名稱：《啟蒙論述與醫病想像——近現代小說中的「疾病」及其「療救」(1902~1937)》

執行時間：93/08/01-94/07/31

計畫內容大要：

本計畫擬以晚清至三〇年代的小說文本為主，相關的教育、思想史及醫療文化史資料為輔，探勘其間的「啟蒙論述」、「醫病想像」，以及兩者間的相互糾結與多重交涉。

在晚清的變局中，如何兼由「身」、「心」兩方面從事啟蒙革新，以謀救亡圖存，強國強種，原就是當時知識分子關切的焦點，落實在教育實踐中，便不僅試圖引進種種新知識、新觀念，以改造民心；同時也藉由新增體操體育課程、鼓吹調整醫療衛生習慣，以健體強身。被梁啟超視為「新民」重要憑藉的小說，介入其間運作，原屬自然而且必然。五四以來，魯迅對「國民性」的批判，同樣兼及體魄與心智；據其自述所以「做起小說來」，乃是要在病態的社會中「引起療救的注意」。緣此，則晚清以降的「啟蒙論述」遂往往與「醫病想像」相結合，所關涉的，便不只是日常的生活實踐，也是文學象徵與文化想像的形構。反過來說，文學，特別是小說中，所呈現的種種「疾病」，以及相應而起的「療救」行為，所涵涉的，便同樣不只是生理層面，同時很可能隱喻了精神心智方面的問題，需要「啟蒙」與「教育」。本計畫意圖嘗試的，正是以晚清以迄三〇代的小說為主軸，相關的教育、思想史及醫療文化史資料為輔，突破新舊雅俗文史的分野，藉由宏觀的視野，就其間「啟蒙論述」與「醫病想像」問題，進行深入研探。所探討的議題，將綜括知識範疇的重整、歷史 / 國家意識的形塑、啟蒙 / 教育的想

像與實踐、疾病的隱喻與轉喻、醫 / 病關係的建構與重構等。

計畫將依研究時域先後分三年進行：

第一年：處理的材料將以 1902 年以後的晚清小說為重心，關注的問題以「新少年想像」為出發點，側重「啓蒙論述」中具體的教育轉型與文化重建問題。

第二年：處理的材料將由晚清逐步推展至五四前後，關注的問題則為現代性轉型過程中，國民性的批判改造，及其引發的，關乎身體想像方面的討論。

第三年：處理的材料將由五四時期推展到三〇年代，關注的問題，將側重於「疾病的隱喻與轉喻」、「醫 / 病關係的建構與重構」，以期既能綜括前兩年的研究所得，又可另開生面。

每一年除集中處理該時期的史料與文學文本外，也將以議題為導向，注意不同時期、不同質性之文本間的多重交涉，及前後時域間的轉折遷變。

計畫進行概況：

本計畫為《世變中的啓蒙——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》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，以下先就個人計畫進行概況加以說明，再就本計畫與其他計畫整合情形加以說明：

個人計畫概況

本年度為三年期計畫中的第一年，處理的材料以 1902 年以後的清末民初小說為重心，關注的問題以「新少年想像」為出發點，側重「啓蒙論述」中具體的教育轉型與文化重建問題。為使所研探的議題能夠具體且深入，首先聚焦於清末民初「教育小說」的譯介與轉化情形，及其間關乎中西新舊古今等問題的多重交涉，並以當時引介及創作量最豐的「包天笑」作為研究個案，迄今為止，已完成的工作如下：

一、廣泛蒐集並閱讀清末民初的報刊雜誌，掌握當時「教育小說」被譯述的狀況。

二、考訂包天笑譯述及創作的「教育小說」出版刊行的狀況，並匯整相關資料，製作表格，以清眉目。

三、蒐集包天笑的個人創作資料，細讀小說文本，研析相關問題。

四、大量閱讀晚清關乎教育問題的白話小說，並以之做為包天笑小說的對照組，就其中的參差出入處，進行多方面思辨。

五、與相關學者，如陳平原，夏曉虹，汪暉，王德威等，就計畫及論文內容進行討論。

六、撰寫研究論文，並在北京大學所舉辦的研討會：「教育：知識生產與文化轉型」宣讀發表。

整合計畫概況：

本計畫為《世變中的啓蒙——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》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，關於整體計畫，則已有如下成果：

一、召開四次會議，每次會議除討論計畫實際進行驟以外，並由特定子計畫主持人提出報告，其他主持人提出問題，相與激蕩辯難，並曾邀請王德威院士列席，分別針對每項計畫提供建議與討論。此種會議模式有助於各主持人相互了解，有效促成計畫的交互支援與整合，各人均覺友朋切磋之樂，收獲匪淺。（四次會議紀錄分見附件二至五）

二、共同赴北京參加北京大學中文系所舉辦「教育：知識生產與文學傳播學術研討會」，發表論文六篇。（議程見附件六）

三、共同拜訪北京清華大學、上海復旦大學、上海音樂學院，與各系所座談，討論共同進行研究計畫的可能。（赴北京上海參訪行程見附件七）

四、共同拜訪上海圖書館，蒐集資料。

結語：

整體看來，本計畫目前進行良好，相關資料正不斷累積之中，與其他計畫亦合作愉快，應能完成相預期研究目標；而清末民初的「教育小說」向來乏人關注，本計畫就此一領域本溯源，進行開拓，對學界當能有一定貢獻。

附件：

1. 會議論文：教育？還是小說？ 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，發表於「教育：知識生產與文學傳播學術研討會」，2005年5月，北京：北京大學中文系。
2. 930927 第一次會議紀錄
3. 931130 第二次會議紀錄
4. 940102 第三次會議紀錄
5. 940204 第四次會議紀錄
6. 940512-940513 北京大學「教育：知識生產與文學傳播學術研討會」議程
7. 940511-940518 全體計畫主持人北京、上海訪問日程

教育，還是小說？ 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

台灣大學

中文系

梅家玲

晚清以降，自從梁啟超倡言「欲新一國之民，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」以來，不僅引發小說界革命，激發出意圖以小說來教育啓蒙大眾的思潮；時人大量引介並取法外國翻譯小說的做法，也因此盛極一時。在品目繁多的各類翻譯小說中，「教育小說」無寧是極爲特殊且值得關注的體類——一方面，這是在政治、偵探、科幻小說之外，另一不同於傳統說部之作的類型小說，爲當時中國讀者開啓了迥異的閱讀視界；¹另一方面，它以青少年奮鬥成長及學校教育生活爲主體的敘事特色，恰恰又呼應了當時憧憬「少年精神」、強調教育啓蒙的社會現實，並爲青少年的學習成長，提供具體的參考範式。然而，在引進西方「教育小說」的同時，晚清文人原也不乏關注教育問題、投射種種「教育想像」的小說書寫。從晚清小說家自撰的白話「教育」小說，到以文言引介翻譯的歐西「教育小說」，所涉及的，不僅是中西新舊文白等問題的糾結互動，也是時空論述與少年想像的一再翻新，是「教育」與「小說」的反覆辯證，以及文學傳統與現代性的往來交鋒。因之而體現的種種繁複面向，值得深究。而包天笑（1878-1973）的翻譯及創作文本，恰巧爲清末民初「教育」與「小說」之間的相關問題，提供了極佳的研究切入點。

¹ 晚清小說界不斷有人強調應重點輸入政治小說、偵探小說和科學小說，因爲它們不單是由翻譯而引進的三種新類型小說，而且是「小說全體之關鍵」。見陳平原，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，1989），頁 56。

包天笑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文化人之一。他不僅先後從事《小說林》、《小說時報》、《小說大觀》、《小說畫報》等多種雜誌的編輯工作，親自翻譯並創作了大量不同類型的小說，更受邀在《教育雜誌》、《中華教育界》、《教育研究》等教育性雜誌上譯述各國的教育小說，影響當代青年學子甚鉅。其中最著名的「三記」：《馨兒就學記》（1909，即後來的《愛的教育》）、《埋石棄石記》（1911）、《苦兒流浪記》（1912），皆曾榮獲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獎狀表揚；《馨兒就學記》中的〈掃墓〉一節，更被選入民初「商務版」高小國文課本，作為教材，²堪稱真正落實了梁啟超等人意欲以「小說」來啟蒙大眾，「教育」童蒙的理想。而在譯述外國教育小說的同時，他同樣不忘以傳統白話章回形式，自撰了一部著眼於新舊教育問題的長篇小說《青燈回味錄》，在《教育雜誌》上分期連載。其於推展「教育小說」之體類的貢獻，向來為各界公認。

也正是如此，包天笑的譯著活動，可說是以「集大成」的姿態，體現了清末民初「教育」與「小說」問題的種種糾葛。本文對它的探討，將循由以下四部分進行：一、「少年 / 教育 / 小說」的糾葛；二、包天笑與「教育小說」的譯介；三、「教育小說」中的「教育視界」：時空論述與少年想像；四、「教育」與「小說」、「傳統」與「現代」的辯證。

一、「少年 / 教育 / 小說」的糾葛

晚清的政治變局，促發時人種種救國新民之思。在各類革新之道中，「教育」無疑是最受重視的一環。從十九世紀中葉的洋務教育開始，舉凡廢科舉、興學校、提倡女子教育、派遣幼童赴美留學、發行報刊以傳播新知、普及演說以啟迪民智等，這些作為，或經由官方強制推動，或出自民間自發自為；或基於現實考量，以求立竿見影，現學現用；或是著眼於百年大計，意圖從根本上引進文明氣象，提升國民素質，無不引起重大震撼，影響並改變了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模式。³

² 見包天笑，〈在商務印書館〉，《鈞影樓回憶錄》（香港：大華，1971），頁385-393。

³ 有關中國近代教育的因革，可參閱陳景韓，《中國近代教育史》（河北：人民教育，1979）。

這些教育的革新實踐原本就經緯萬端，在梁啓超倡言「少年中國」之說，⁴力主以「少年中國」取代「老大帝國」，以及提倡「新小說」進行新民啓蒙之下，更使得「教育」、「少年」與「小說」三者之間，產生了十分複雜的糾葛。本來，「少年中國」的想望，原就要落實於革新的少年教育，而此一少年教育，又得要憑藉小說來完成。如梁啓超〈蒙學報演義報合敘〉就明確指出：

人莫不由少而壯，由愚而智。壯歲者，童孺之積進也，士夫者，愚民之積進也。故遠古及泰西為善為教者，教小學急於教大學，教愚民急於教士夫。

故吾恆言他日救天下者，其在今日十五歲之童子乎！西國教科之書最盛，而出以遊戲小說者尤夥，故日本之變法，賴俚歌與小說之力，蓋以悅童子，以導愚氓，未有善於是者也。他國且然，況我支那之民，不識字者十人而六，其僅識字而未解文法者，又四人而三乎？故教小學教愚民實為今日救中國第一義。⁵

此外，在倡言「政治小說」之重要性時，也不忘強調它與「少年教育」的關係：「彼中綴之學子，鬻塾之暇，手之口之，……而婦女，而童孺，靡不手之口之，往往每一書出，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」。⁶在此，梁啓超強調了小說對於婦孺等智識程度不高者的教育功能，至於什麼樣的小說才能發揮此一功能，「童孺」所閱讀的小說，是否必須與其它人區隔，則並未詳述。其後，東海覺我（徐念慈）的〈余之小說觀〉則進一步提出「宜專出一種小說，足備學生之觀摹」的說法：

今謂今後著譯家，所當留意，宜專出一種小說，足備學生之觀摹。其旨趣，則取積極的，毋取消極的，以足鼓舞兒童之興趣，啟發兒童之智識，培養兒童之德性為主。如是則足輔教育之不及，而學校中購之，平時可為講談用，大考可為獎賞用。⁷

⁴ 有關梁啓超「少年中國說」的「少年論述」，及其所涉及的啓蒙論述與現代性等問題，請參見梅家玲，〈發現少年，想像中國：梁啓超「少年中國說」的現代性、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19卷1期，2001年06月。

⁵ 《飲冰室文集之二》，頁56。

⁶ 梁啓超〈譯印政治小說序〉，《清議報》第1冊，1898年11月11日。

⁷ 《小說林》9、10期，1908年。

據此，則不但以小說教育少年童子，已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共識，而且，為教育少年童子而作的小說，顯然還必須與一般的成人小說，有所不同。然而，究竟什麼樣的小說才真正適合學生閱讀？是否主角必得為少年學生？而又是怎樣的內容，才堪稱具有教育性質？

回顧傳統文學，原無專為少年學生而作的小說。晚清以來，即便是力倡以「少年中國」取代「老大帝國」、強調小說之於少年教育的重要性的梁啟超，都不曾，也不能，真正為少年們書寫少年教育或自我成長的小說。只有如《十五小豪傑》之類的譯作，算是多少符應了「足備學生之觀摹」的要求。其原因，當係「新小說」的理念，乃是希望普遍應用於「群治」；「少年 / 教育」小說，遂不會是唯一訴求（故而另有對「政治小說」的鼓吹）。然則，在以「少年中國說」凸顯「少年」之於新國家建構的必要性之際，「少年」已成青春希望的修辭符號，如何經由小說中的「少年成長」來憧憬新中國、為國家成長提供可資期待的新範式，已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。此時，徐念慈「宜專出一種小說」的理念，遂在強化「少年 / 教育」與「小說」之關係的同時，已隱隱將此類小說的主人公身份及整體質性導向特定的規範——既是「少年」人物，且具有「教育」性質。

但事實上，當我們檢視當時各類譯作，卻會發現：嚴格說來，具有「少年教育」意義的小說，與「以少年為主人公」的小說，實分屬兩個不同範疇：前者旨在提供少年童子閱讀，發揮教育功能，但主角不必然是少年人物，內容也無須聚焦於學校 / 學習生活，體類接近現今所謂的「兒童 / 少年文學」。胡從經《晚清兒童文學鉤沈》一書，曾從「愛國主題的高揚」、「民主思潮的啓迪」、「科學小說的濫觴」、「冒險小說的勃興」、「教育小說的萌發」幾方面，鉤沈晚清小說中的各類兒童文學，所著眼者，正是少兒教育。⁸

至於後者，雖以少年學生為主人公，但旨在體現少年成長學習之經驗，具備教育意義與否，並非考慮重點。也因此，它更接近於歐西的「成長 / 教育小說」（Bildungsroman）。此類小說始於十八世紀中葉，當時法國出現了第一部以描寫少年成長經驗為主的小說《愍第德》，此後，以少年人物為主角，泛指「關於有『成長意義』的成長經驗之描述」，遂被名之為「成長小說」或「教育小說」，是

⁸ 見胡從經，《晚清兒童文學鉤沈》（上海：少年兒童，1982），頁 77-106。

為針對少年學子而產生的小說類型。而隨著地域、時期不同，少年成長經驗乃互有參差，其中或著重少年生命中的自我啓蒙過程，或偏於學校生活中的師生互動，教育學習，因此也常與「educational novel」、「apprenticeship novel」或「initiation novel」等名詞交互通用。⁹

然而，聚焦於少年成長經驗的「成長 / 教育」小說所以於歐西出現，實有其「現代性」因素，少年人物的成長，每每伴隨著對既有體制的反叛。¹⁰如此一來，此類小說雖具有聚焦於少年人物成長經驗的書寫特色，兼及學校生活之呈現，但是否適合晚清中國的需要？譯者將如何引進？譯介過程中，它又如何與前述的「兒童 / 少年文學」發生關聯？

而包天笑對於「教育小說」的譯著工作，恰可為前述問題，提供不少值得探討的面向。

二、包天笑與「教育小說」的譯介

晚清小說品目繁多，隨著報刊雜誌業的蓬勃發展，舉凡言情、哀情、偵探、社會、冒險、科學、愛國等名類紛紛出爐，並散見於各報刊之中，琳琅滿目，每每令人眼花撩亂。相對於其它類型，「教育小說」的名目不但出現較晚，而且刊布發表，也多集中於教育性的雜誌。它的正式引進與譯介，始於由羅振玉所創辦的《教育世界》——1903年，該刊以「教育小說」的名目，連續五期，譯載了小說《愛美耳鈔》（即盧梭《愛彌兒》），¹¹是為西方教育小說的譯介之始。其後，又以同樣欄目，陸續連載了英國哥德斯密的《姐妹花》¹²、瑞士貝斯達祿奇的《醉人妻》，¹³以及不著撰人的《迷津筏》等¹⁴。此後不久，上海文明書局也以單行本

⁹ 有關中西成長小說的流變，參見廖咸浩，〈有情與無情之間——中西成長小說的流變〉，《幼獅文藝》第83卷7期（1996年7月），頁81-88。

¹⁰ 據廖咸浩之說，少年是因「現代性」的來臨而成為西方文化的中心象徵；「成長小說」乃是對現代性的一種體現，都有成長與否的內在矛盾，都是對成人世界（「他們世界」、「常識世界」等體制化、規格化思維）的反抗；都是對少數的肯定。（見〈有情與無情之間——中西成長小說的流變〉）。據此，則此類小說實內蘊一與國族 / 社會 / 主流體制對抗的精神，與梁啓超等人意圖藉此新民救國的理念未盡相符，是否能夠合乎新民救國的期待，恐怕還有待保留。

¹¹ 該文連載於《教育世界》53-58號，署法國約翰若克盧騷著，日本山口小太郎、島崎伍五郎譯，日本中島端重譯，篇首前有美國維廉彼因撰〈《愛美耳鈔》序〉及盧騷〈自序〉，卻未標明中譯者。

¹² 該文標為「家庭教育小說」，刊於第69-89號，1904年2月至同年12月。

¹³ 刊於97-116號，1905年4月至1906年4月。

形式，出版了《兒童修身之感情》、《兒童教育鑑》等小說。¹⁵這一系列譯著的出現，固然有一定意義，但真正能夠讓「教育小說」引起注意並產生影響，卻不得不歸功於包天笑與《教育雜誌》。

包天笑，原名清柱，又名公毅，字朗孫，號包山。筆名有天笑、天笑生、微妙、迦葉、秋星、釧影樓主等。他早年出身科舉，十四歲開始參加「小考」，十九歲即進學，成為秀才。與此同時，也留心種種「新學」。1900年，他與友人同組「勵學會」，辦東來書莊，出版《勵學譯編》，譯介新思想新文學；1901年，與楊紫麟合作翻譯《迦因小傳》，是繼林紓譯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之後，最為風行的小說，他個人的小說翻譯事業，遂從此發端。之後，他先後進入啓秀編譯局、廣智書局、珠樹園譯書處從事譯書工作。1906年赴上海《時報》館，任《時報》外埠編輯，並兼任《小說林》編輯，同時在上海女子蠶業學校、城東女子學校、民立女中等處兼課或任教。1912年，他應張遠濟之邀，至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任職，主編國文教材和課外讀物《新社會》。1915年，由他主編的《小說大觀》創刊，小說雜誌而有季刊，此為首創。1917年，又主編《小說畫報》，專發白話小說，圖文並行，風行一時。除大量譯作外，他自己還寫作了大量的小說、雜文、電影劇本等，畢生著述不輟，發表刊行的作品，不下百餘種之多，¹⁶在清末民初的文化界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。

然則，儘管包天笑各類著述甚豐，但其中最受矚目並最具特色的，無疑還是「教育小說」。據《釧影樓回憶錄》所述，包對此類小說的譯介，始於1905年的《三千里尋親記》（後易名為《兒童修身之感情》）。該書敘述一個孩子不畏艱危，往三千里外尋找母親，「是教育兒童的倫理小說」，總共不過一萬字左右，原為意

¹⁴ 刊於127-130號，1906年6-8月。

¹⁵ 《兒童修身之感情》為包天笑所譯，初版刊行於1905年。據包天笑《釧影樓回憶錄》，該書原名《三千里尋親記》，原為意大利文小說，後譯為日文，包是根據日文本轉譯。《兒童教育鑑》為柴爾紫芒著，徐博霖、陸基合譯，1906年初版。這兩部書後來都曾獲得國民政府「教育部通俗教育會」褒獎。

¹⁶ 包天笑的譯著資料，詳見毛策，〈包天笑譯著編年目錄〉，《清末小說》第18期，1995年12月，頁90-121。其中除多種教育小說外，其譯作還包括與徐卓呆、張毅漢等人分別合譯的迦爾威尼《無名之英雄》（1905），蠶俄（雨果）的《俠奴血》（1905）、《鐵窗紅淚記》（1906）及哈葛德的《大俠錦披客傳》（1909）、契霍夫《六號室》（1910）等。自撰的小說包括以梅蘭芳故事為藍本的長篇章回小說《留芳記》（1922）、中短篇小說〈一縷麻〉、〈倡門之笑〉等多種。此外，他還曾編寫過電影劇本《可憐的閨女》、《空谷蘭》。晚年出版《釧影樓回憶錄》，多記清末民初之出版文化點滴，深具史料價值。

大利文，原文並附插圖，以引動兒童興趣。後來譯為日文，包則根據日本轉譯後，售予上海文明書局出版。¹⁷

此書出版後，顯然甚受好評，因此商務印書館在籌辦出版《教育雜誌》之初，便與當時猶在青州任教的包天笑聯繫，希望他能夠「寫一種教育小說，或是兒童小說，要長篇的，可以在《教育雜誌》上連期登載」。而包的做法，便是經由日本既有的翻譯，「乞靈於西方文化界」。因此，每到上海，「必到虹口的日本書店，搜尋可譯的日文書，往往擁取四、五冊以歸，那都是日本的作家，翻譯歐西各國文字者。我便在此中選取資料」。¹⁸1909年2月，商務印書館《教育雜誌》出刊，從創刊號起，前後計刊載了包天笑的《馨兒就學記》（1909）、《孤雛感遇記》（1910）、《埋石棄石記》（1911）、《苦兒流浪記》（1912）、《青燈回味錄》（1914）、《二青年》（1915）、《童子偵探隊》（1917）、《雙雛淚》（1918）等多部譯著，連續十年，幾乎每期不斷。在這期間，商務印書館的競爭對手中華書局繼起，於1912年編輯刊行教育性雜誌《中華教育界》，包天笑同樣受邀撰稿。1913年1至12月，他配合十二月令，為該刊譯著長篇小說《兒童曆》；之後，又有與張毅漢合譯的〈薔薇花〉、〈留聲機〉等短篇之作，無論質量方面，均極可觀；¹⁹就當時教育小說的譯介而言，堪稱無人能出其右。²⁰

這些小說以「三記」最為知名，經雜誌首刊之後，很快就有單行本問世，而且銷售極佳，其中尤以《馨兒就學記》為最。據包天笑回憶，

這三部書的發行，銷數以《馨兒就學記》為第一，《苦兒流浪記》次之，《棄石埋石記》又次之。《馨兒就學記》何以銷數獨多呢？有幾個原因：一、那書的初版是在庚戌年，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全國的小學正大為發展。二、那時的商務印書館，又正在那時候向各省、各大都市設立分館，銷行他們出版的教課書，最注重的又是國文。三、此書情文並茂，而又是講的中國事，提倡舊道德，最合十一、二歲知識初開一般學生的口味。後

¹⁷ 見包天笑〈譯書之始〉，《鈞影樓回憶錄》頁173。

¹⁸ 見〈在商務印書館〉，同註2。

¹⁹ 有關包天笑教育小說的譯著詳目，請參見〈附錄〉。

²⁰ 案，除包天笑外，清末民初教育小說的譯作者至少還有劉半農、晁滋、（徐）卓呆、（張）毅漢、冷（陳景韓）、索驥等人，其刊行出版情形未可盡考，但就現今所見資料，皆不及包天笑遠甚。

來有好多高小學校，均以此書為學生畢業時獎品，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，那時定價每冊只售三角五分。所以此書到絕版為止，當可有數十萬冊。

《苦兒流浪記》雖然編劇演戲，也盛極一時，銷售不過萬餘；至《棄石埋石記》，不知曾否再版（商務初版，例印三千部）。²¹

其實，不只《馨兒就學記》與《苦兒流浪記》，他的《兒童修身之感情》曾獲國民政府「教育部通俗教育會」褒獎，至1922年，已印行三版；《孤雛感遇記》與《兒童曆》，先後至少也都印行了二、三版。再加上「三記」獲得教育部獎狀，《馨兒就學記》被節選入高小課本，可見他的這些譯著，不僅廣被接受，更在教育界受到熱烈歡迎。

不過，耐人尋味的是，《馨兒就學記》明明譯自歐西小說，何以包天笑說它「講的中國事，提倡舊道德」？而若同樣談中國事，舊道德，那麼，晚清原也有不少同樣觸及教育議題的小說，相較之下，這些小說又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，特別受到少年學子及教育界人士喜愛？以下，將以由「教育小說」中的「教育視界」角度切入，先綜觀晚清小說家的教育想像，並以之對比於來自歐西的「少年 / 成長 / 教育」小說，是如何以嶄新的時空論述與少年（成長）想像，開啓了時人對於學校教育及少年成長過程的觀照視野；繼而思辨所涉及的「教育 / 小說」、「傳統 / 現代」等問題。

三、「教育小說」中的「教育視界」：時空論述與少年想像

（一）晚清小說中的「教育視界」

綜觀晚清小說，不少小說家雖也因時變而意識到「教育」之於當時社會的重要性，並且給予相當關注；可是他們的意圖，並不在於「鼓舞兒童之興趣，啓發兒童之智識，培養兒童之德性」，反而是以天馬行空的姿態，藉教育議題而投射各種狂想，再不然，便是以嘲諷批判的筆觸，暴顯新舊教育變革過程中的諸般亂象。

前者，如某些具有烏托邦性質的小說，以及一些以「新」為名的續作或改作，

²¹ 見〈在商務印書館〉，同註2。

往往會藉由書中人物所經歷的各種教育事件，去多方開展文學想像的可能性；而「出外遊學 / 留學」與「興辦學堂」，無疑是其中最為習見的情節。例如：《新封神傳》中的豬八戒，與《新水滸》中的孫二娘、顧大嫂、扈三娘等人，或留學日本，或自辦學堂。²²《新石頭記》中的林黛玉赴西洋留學，不僅成了哲學和英文教授，在東京教書，還勸說賈寶玉留在日本讀書，以便「學得本事回去，多辦幾個學堂，多喚醒些同胞」。²³《新三國志》敘述上天垂憐，延孔明一紀之壽，孔明病癒，欲圖自強，力行變法維新，首要之務即為振興教育，責成各級州縣普設學堂，「設體操以強國，研究科學為智學，講求道德為仁學，並舉不廢」。²⁴另如荒江釣叟的《月球殖民地小說》，主人翁龍孟華突發狂病，延醫診治，外國醫師為之剖膛洗心，五分鐘後，一若常人，「謂此病皆八股文所毒」；後來一家三口，同赴月球讀書。²⁵旅生《癡人說夢記》裡有各類學堂，三位青年主角輾轉中外各地，最後覓得仙人島，才建構出理想的學堂。²⁶吳趸人《新石頭記》的賈寶玉在「中國老少年」導引下進入「文明境界」，見識多種文明新事物，此境界中沒有教堂，沒有乞丐，連孤貧院都改作了學堂，男女同受教育。他乘飛車至水師學堂參觀，上天下地，見識許多聲光化電的新奇事物，²⁷……凡此種種，不勝枚舉。

大體而言，這些小說都並非寫實之作，但現實中的教育問題，卻正是它們寄託懷抱，投射想像的重要出發點。所以如此，自是因為欲藉教育改革以振興邦國、憧憬未來的思潮，早已深入當時人心，成為大勢所趨。然而矛盾的是，廢八股科舉，改新式學堂等具體措施，對於多年寒窗苦讀的傳統士子而言，反造成莫大的困惑與打擊——科舉之途將斷，未來何去何從？長久研習的聖賢之說，制藝之道，如何讓自己解決現實的衣食問題？新式教育該如何落實？學堂難道沒有弊端？出國留學及接受新教育的學生，一定就更為長進麼？

²² 《新封神傳》作者署名「大陸」，1906載於《月月小說》，標示為「滑稽小說」；該書中的豬八戒不但留學日本，還興辦學堂，甚至為姜子牙購買假文憑。《新水滸》題為「西冷冬青演義，謝亭亭長平論」，1907年新世界小說社發行；其中的孫二娘與顧大嫂接受吳用邀請，興辦女學；扈三娘則赴日本學習師範教育。

²³ 此《新石頭記》為南武野蠻著，1909年小說進步社刊行，與1908年上海改良小說社所刊行的吳趸人《新石頭記》名同而實異。

²⁴ 《新三國志》題為「珠溪漁隱撰」，1909年小說進步社刊行。

²⁵ 《月球殖民地小說》，荒江釣叟著，1904年《繡像小說》第21-62號連載，未完。

²⁶ 《癡人說夢記》，旅生著，1904年《繡像小說》第19-45號連載。

²⁷ 《新石頭記》，作者為吳趸人，1905.8.21至1905.12.29《南方報》載11回，署「老少年撰」，標為「社會小說」；1908上海改良小說社出單行本，署「我佛山人撰」。

這些徬徨、困惑，以及因之而生的社會亂象，自然也成為晚清小說家筆下的絕好材料。因此，許多旨在以「冷眼觀」姿態，嘲諷社會怪現狀的小說，都不忘隨手帶上一筆，聊以消遣諷刺。例如，《當頭棒》便是敘述學堂開辦後，來應徵的教師在學問上一無所知，卻精於算卦占卜看風水，上起課來揚雄孫策姜子牙《封神榜》胡說一通；後來，原擬改建學堂的寺廟，竟裝上電氣車與電燈，成了游覽勝地。²⁸《新孽鏡》敘述留學生沈某赴日留學，出盡洋相，譯書有錢，便想攜妓出游。²⁹《冷眼觀》也藉由書中人物之口，談到學堂俗儒妄談經書，笑話百出，更有上海某學堂請外國剃頭匠作洋文教司，南京南洋大臣請日本妓女作教育女顧問官等怪象。³⁰

除此之外，另有不少完全針對教育理想、學界現象而作的小說。諸如《未來教育史》、《學界鏡》屢屢出現關乎教育理念的大篇幅論辯³¹；《學堂笑話》挖苦高小學堂請不到教師，竟找江湖痞子充任教習，胡搞瞎鬧³²；《苦學生》敘述中國學生海外留學的艱辛歷程³³；《學究新談》則多方面地披露了當時新舊派學人在觀念、做法上的諸般衝突，對於興辦學堂的理想與現實，尤有多方面描述。小說中提到不少舊文人轉至新學堂任教，心態做法卻各不相同，有人心懷鬼胎，也有人堅持理想；另有不同人物興辦各式不同的學堂：有教授電學、重學等新式教室的「強華學堂」，有妓女們籌辦的音樂學校「移風學堂」，以及專教官話的「國語科專修學校」等等。所呈現的，正是當時學界的浮世繪。³⁴

綜觀這些小說，雖然內容都環繞於教育問題，對學堂生活、師生互動多所著墨，但絕大多數，卻是以負面的方式，凸顯出新與舊、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與矛盾。正是如此，掙扎徘徊其間，晚清小說家的寫作，與其說是為了開啓民智，教育童蒙，倒不如說是藉此抒發憤懣，投射一己的焦慮與彷徨。如此產生的小說，不但不能達到藉小說以進行教化的理想，恐怕還有反效果。也因此，自國外譯介

²⁸ 題「遁廬著」，1906年上海樂群小說社刊行。

²⁹ 署「南支那老驥氏著」，1906年2月科學會社刊行。老驥士即馬仰禹。

³⁰ 作者署名「八寶王郎」，1907年小說林社印行。八寶王郎即王靜莊。

³¹ 《未來教育史》著者署名「悔學子」，1905年《繡像小說》43-46號連載；《學界鏡》題為「雁叟著」，1908年《月月小說》21-24號連載，1910年群學社刊行。

³² 虛生著，又名《學堂鏡》、《學堂現形記》，1909年改良小說社刊本。

³³ 未題撰人，1905.12-1906.2《繡像小說》63-67號連載，1915年商務印書館刊本。

³⁴ 署「吳蒙著」，1905年《繡像小說》47-72號連載，1908商務印書館刊本。

而來的「教育小說」，以及它為「少年」、「教育」及「小說」所開啓的各種想像方式與可能的實踐之道，便特別值得注意。

(二)「教育小說」的時空論述與少年想像

事實上，由包天笑所譯著的「教育小說」，其實可視為前述「兒童 / 少年文學」與「成長 / 教育」小說的交集——兼具後者著重成長學習的少年經驗歷程，及前者適合童孺閱讀、引發智能的教育意義，卻迴避了反叛體制現狀的可能性。這一點，從當初《教育雜誌》的稿約即可見端倪：「寫一種教育小說，或是兒童小說」。整體而言，它們可大別為兩系：一是以新式的學校空間作為主要場景，藉以展演出某一特定時段（通常是學期或學年）的師生互動生活；如《馨兒就學記》、《埋石棄石記》、《兒童曆》、〈薔薇花〉、〈留聲機〉等。另一系則如《兒童修身之感情》、《苦兒流浪記》、《孤雛感遇記》、《雙雛淚》、《童子偵探隊》等，主角人物活動不限於學校，或命途多舛，浪跡天涯；或智勇雙全，冒險犯難，遭遇曲折多采。而無論如何，於某段特殊經歷之後，少年主人翁終能通過考驗，卓然長成，則是其共同旨歸。

不過，儘管這兩系小說刊載之際，都冠以「教育小說」的名目，而且廣受歡迎，但連包天笑自己也承認：嚴格說來，《苦兒流浪記》一系的小說，其實仍「是兒童小說，不能算是教育小說」。³⁵真正的「教育小說」，實以《馨兒就學記》等圍繞於學校生活的篇什為主；也正是這些小說，以其嶄新的時空論述與少年想像，為當時的讀者，開啓了迥然不同的教育視界。其中，《埋石棄石記》寫青年教師，《馨兒就學記》和《兒童曆》寫少年學生及學校生活，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。

《埋石棄石記》譯自日文，作者不詳。全書敘述一位出身師範學校的青年，至一貧困小村落的小學任教，數年之中，同學同事有的離職，有的轉業，唯獨他謹記畢業時校長所訓勉的「棄石埋石」之語，春風化雨，感化頑劣子弟，並與村人共度洪水之厄。最後，甚至婉謝母校教學首席之聘，寧願堅守崗位，與村民同

³⁵ 據包天笑自述，《苦兒流浪記》「它敘述一個苦兒流離轉徙，吃盡了許多苦頭，直至最後，方得苦盡甘回，敘事頗為曲折，頗引人入勝，而尤為兒童所歡迎。實在說起來，這是兒童小說，不能算是教育小說」。見〈在商務印書館〉，同註 2。

在，因此贏得全村人感佩。³⁶基本上，這是標準「優良教師」的故事，現今或許並不少見，此前的傳統小說，卻不曾關注；著者所以如此凸顯此一教師形象，自有其用心，小說卷末語道：

嗚呼！讀者諸君，我著是書，未敢以豪傑魁碩望我國民，特描摹此小學教師之模範，以貢獻於青年，脫人人能以棄石埋石為心，則國家之基礎，烏有不堅者乎！³⁷

可見正是有心之作。較之於晚清文人筆下瞎搞胡混的冬烘教師，它的正面性意義，自然令人激賞。教師如此，學生形象及學校生活，更是氣象一新。《馨兒就學記》即為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所撰寫的《愛的教育》，全書採日記體，經由身為學生的主人公，披露在校一年的生活點滴，諸如：同學的惡作劇與老師的教化；校長每月與學生行談話會，講述各類少年事蹟；學生摹擬「國會」議事，召開「雛國會」；另有隨家人掃墓、參觀孤兒院、聾啞學校、上體能課，參加老師喪禮等活動；最後，則以學生通過學年考試，為全書劃下句點。《兒童曆》作者不詳，採全知觀點，以五個學生家庭為中心，循時令而鋪展出「聖布衣」學校一年中的各項師生活動：正月新年大會，二月成績展覽會，三月修楔會與學生進級禮儀式，四月雛國會之開會及海濱賽船會，六月校慶紀念與話劇表演，七月開「新七夕會」，八月海水浴場游泳，九月「笑會」，作種種滑稽可笑之表演，十二月放年假，「餅會」招待苦學生……。

對照於晚清小說家書寫學界現象、教育問題時的狂想脫序，漫無邊際，此類小說無疑令人眼界一新。它所召喚出的，正是迥異於過去的、源自於新式教育理念的時空構成與少年想像——在此，新式學校空間取代了傳統書齋；制度性的、配合課程進度與時令節氣而安排的各色課內外活動，為少年學子循序銘記下學習的進程軌跡。不同於過去傳統孺子的規行矩步，寒窗苦讀，這些小說特別凸出了

³⁶ 包回憶此書時，說「這是日本人所寫的教育小說，作者何人，已不記得，總之是一位不甚著名的文學家。其中理論很多，是日本人對於教育的看法。好像關於師生的聯繫，有所論列，那也對於我們中國尊師重道的統緒，若合符節。那書倒是直譯的，譯筆有些格格不吐，我自己也覺得很不愜意。所以究竟是怎麼一個故事，到現在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了。」見〈在商務印書館〉，同註 2。案，包對此書的記憶顯然有誤，此書實為一情節性頗強的小說，重點不在談尊師重道的理論，反而是著墨於青年教師春風化雨的事蹟。

³⁷ 《教育雜誌》3 卷 12 期，頁 102。

少年主人公於智識德性之外的多樣性表現，舉凡體能、才藝、機變，乃至於諸般好行小慧的行爲，無不多所著墨。

這些嶄新的少年形象，一方面經由校長每月例行談話會的特意標舉，成爲聽講學子師法的楷模，另一方面，在學少年也以自己在校從事的各類活動，具體呈現自我學習成長的不同面向。如《馨兒就學記》中，校長每月講授的故事，即包括了在外國人面前勇於維護國家形象的愛國少年、入病院探病，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的愷悌少年、船難時自我犧牲，拯救同船女孩的義勇少年、意奧戰爭時期，冒死衝出重圍，請求援兵的英勇少年等。至於學子們多面向的表現，則在《兒童曆》中有精采呈現。以二月份的「成績展覽會」爲例，成果之一，即是由初等部男女學生全體合製的「聖布衣學校模型」，木作、粘土，雕刻油漆，靡不畢具，所完成的模型維妙維肖，會後尚且要「送往中華民國第二次萬國博覽會」。原因是聖布衣學校的手工技藝爲全國之模範，校長以爲「物質文明之發達，咸於童蒙植之基，而後互濬其心思，科學乃日益進步」。³⁸此外，「四月八日爲我中華民國國會成立之紀念日，例假一天，作種種遊戲」。中、初等學部於是發起召開「雛國會」，「初等部爲上議院，中等部爲參議院，女學生、幼稚生列席旁聽」，會中提案設博物館，闢學校林，參政姿態儼然。六月合作演出話劇《空谷蘭》，中規中矩；九月「笑會」，女學生模倣西洋人操中國語，只爲博人一粲。更不提還有各學部在學校植物園中分區負責培育花木、出航海域進行划船比賽等體能勞動及戶外技能活動。

正是如此，活躍其中的少年學子們，遂以蓬勃的朝氣、多樣化的創意展現，煥發出迥異於傳統童孺的生命氣象。它們雖然譯自歐西，但一如其它晚清翻譯，這些出之以淺近文言的教育小說，在包的譯述過程中，其實已經過許多「本土化」的處理：或是將其中人物地名習俗與紀年方式都予以中國化，或是逕自添枝加葉，杜撰了許多原書沒有的情節。即以被選爲教材的〈掃墓〉爲例，該節文字敘述馨兒於清明時節隨家人掃墓，根本就是包天笑以自家情事爲藍本的創作。³⁹另如《兒童曆》，原著資料不明，但三月有「修禊會」，仿曲水流觴；七月有「七夕

³⁸ 《兒童曆》〈二月之卷〉，《中華教育界》2卷2期，頁37，1913年2月。

³⁹ 同註2。案，其清明掃墓情事，實本於《釧影樓回憶錄》〈還鄉三事〉中的「掃墓」部分。

會」，少女挹露揮毫，書寫「七夕銀河」，明顯也都是中國化的改寫。如此一來，整部小說的人物是中國的，文化語境是傳統的，但所開展的教育視界，所見證的少年成長，卻是西方的、進步的、現代的，洋溢著剛健活潑的氣息。而這一切，正所以為現實社會中的少年教育立下範式，並投射出「少年中國」的光明願景。

四、「教育」與「小說」、「傳統」與「現代」的辯證

不過，誠如包天笑自己所言，他的譯作是「講的中國事，提倡舊道德」。在現代先進的少年身姿背後，不少傳統道德觀念，依然揮之不去。以《馨兒就學記》為例，校長每月談話會曾講了一個「破難船」的故事（即後來《愛的教育》「船難」一節）。敘述一位孤兒少年與少女翠峰相遇於海船之上，後來發生船難，救生艇僅能容納一人，少年犧牲自己，讓少女登船，「以其有父母倚門望也」。之後，竟還加上一段：

厥後，翠峰達父母許，父母欲為之聯姻，翠峰矢志不嫁，曰：「以我餘生，奉父母以終，外此光陰，則長齋繡佛而已。」⁴⁰

放在現代語境中，讓獲救的少女為少年終身守節，誠然令人啼笑皆非。然而，依違於新舊時代之間，新少年，新氣象，固然是有識者心之所嚮，「中國事」、「舊道德」，卻可讓多數的讀者熟悉並且安心。現代少年所以能順利走入傳統社會，完成「老大帝國」的艱難轉型，何嘗不是因為它的新舊交融？包天笑說《馨兒就學記》「最合十一、二歲知識初開一般學生的口味。後來有好多高小學校，均以此書為學生畢業時獎品，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」，原非偶然；而著眼於「慎終追遠」的〈掃墓〉一節，能夠入選高小國文讀本，亦是良有以也。

就此看來，由包天笑所譯述的「教育小說」，不但是「小說」，也是「教育」；不但是「傳統」的，也是「現代」的——它以小說形式，為現代少年教育構設藍圖，既在文本中操演少年教育的實況歷程，也以此一「實況」，教育小說讀者。它的「傳統」性保障了「中國」的文化身份，但具有此一文化身份的「少年」，卻又以其充滿希望朝氣的「現代」身姿，理直氣壯地揮別「老大」，迎向未來。

⁴⁰ 《教育雜誌》1卷8期，頁76。

此外，還值得一提的，除了譯述之作外，包天笑另有自撰的白話章回小說《青燈回味錄》。有別於譯述之作的迎向未來，這部小說卻是深情眷戀，頻頻回顧於那個已然逝去的舊式教育時代。全書場景從蘇州城外的桃花塢展開，一開篇，上場的便是一位年高德劭的村耆，「姓經名歷，表號曾滄」；這位曾老先生的孫兒已是新式高等學校學生，具博物知識，擅工藝技能，形象作為，正與《兒童曆》中的眾小學生若合符節。但作者著書，旨不在體現這些現代少年的新興氣象，反而是記述著舊式學堂生活、科考過程的點滴。它以老先生召集兒孫輩們開講談會的形式，將現代少兒們帶入過往時空：

今天是個禮拜日，你們諸位是放假的日子...不如到這裡聽老人說一回書。.....如今且說這部書出在那一朝代，不講秦漢三國，不論唐宋元明，就在前清光緒年間。做書的如今還在，不過是個鬚髮蒼蒼的老頭兒了。這書名便喚做《青燈回味錄》，是記述他年幼上學讀書的事情。他說現在吾國的教育一天發達一天，舉全國學齡兒童都進了學校，這五十餘年前中國舊法的教育只怕要無人知道了。這位老先生做這部書的宗旨雖沒有什麼大意思，也不過留一個鴻爪印，在吾國教育進化史上存一個紀念罷了。⁴¹

於是，從童子入學塾拜師，到鄉試科考諸般情事，無不巨細靡遺，娓娓道來。好比講到入學，學童「從來上學的時候，本來要送糕粽的。糕粽二字就取高中之意。」要喝蓮子桂圓湯，「取連貴之意」。另外，還有「一個老媽子卻提著一把錫茶壺，裡面泡著白糖湯，又有幾梧桐子青豆。這白糖湯就喚做『和氣湯』，吃了同學中和氣之意」。⁴²

此一作法，其實正是典型傳統說部之作的延續。而包天笑也非常自覺於自己「說書人」的身份及使命。饒有興味的是，在「放足樂舊情懷癡叔，解頤談平話娛嘉賓」一回中，包藉著為老祖母祝壽的場合，讓「眾人湊公份，招了兩班遊戲的東西，一是說書，一是變戲法」，並讓說書人道出：

諸位到了今天，都知道這兩種（案，即說書與變戲法）是在社會教育範圍以內，現在對於通俗教育有極大的功效。可知我們中國在當初卻早已發

⁴¹ 《青燈回味錄》，《教育雜誌》6卷7期。

⁴² 同前註。

明，不過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思想，思想也隨著時代變化，如說書的一件事，屢次改良，到如今也各處通行，說書的人也都是個通品了。無論那一種科學，都可以宣講。現在諸位聽的《青燈回味錄》，可不就是我所說的書嗎？在當初說書的人原不知道什麼喚做社會教育，可是於道德上卻也十分注意，無非教忠教孝勸善懲惡罷了。那戲法雖然沒甚深意，不過賞心悅目，教人覺得奇幻，卻和科學上也有關係。不過沒有如今的全借重於科學，靠著聲光化電種種學問呢。⁴³

「說書」與「變戲法」同被視為「遊戲的東西」，卻又擔負了「社會教育」的使命。如此，所意味的，當不只是小說的教育化和教育的小說化，更是知識份子與庶民大眾、傳統世俗趣味與現代性追求不斷的交融辯證。從清末到民初，包天笑在教育小說方面的譯著，因此為中西新舊老少間的諸多往來交鋒，做出了最佳見證。

⁴³ 《青燈回味錄》，《教育雜誌》8卷6期。

附錄：包天笑教育小說刊行資料表⁴⁴

書（篇）名	初刊時間	發表刊物	發表期數	出版狀況	備註
兒童修身之感情 ⁴⁵	1905			1905 年上海文明書局初版，1922 年 3 版	中篇小說，3 版封面有「教育部通俗教育會褒獎」字樣
愛國幼年會	1906			灌文書社《短篇小說叢刊》	
馨兒就學記	1909	教育雜誌	1:1、1:3、1:4、1:5、1:6、1:7、1:8、1:9、1:10、1:11、1:12、1:13	1910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，1931 年 10 版	中篇小說 曾獲教育部頒給獎狀
孤雛感遇記	1910	教育雜誌	2:1、2:2、2:3、2:4、2:6、2:7、2:8、2:9、2:12	1912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，1915 年再版	中篇小說
埋石棄石記 ⁴⁶	1911	教育雜誌	3:3、3:4、3:6、3:7、3:8、3:11、	1912 年商務印書館出	中篇小說 曾獲教

⁴⁴ 本表主要資料來源有三：1. 毛策，〈包天笑譯著編年目錄〉，《清末小說》第 18 期，1995 年 12 月；2. 《中國近代期刊篇目索引》3. 筆者親自檢索並查核中國近現代期刊所得。

⁴⁵ 據《鈞影樓回憶錄》（頁 173），該書原名《三千里尋親記》，原為意大利文小說，後譯為日文，包是根據日文本轉譯。

⁴⁶ 包天笑在《鈞影樓回憶錄》提及此書時，每每稱之為《棄石埋石記》；但《教育雜誌》連載時，

			3:12	版	育部頒給獎狀
苦兒流浪記	1912	教育雜誌	4:4、4:7、4:8、 4:9、4:10、 4:11、4:12、 5:2、5:4、5:5、 5:6、5:8、5:9、 5:10、5:11、 6:2、6:3、6:4、 6:6、6:8、6:9、 6:10、6:11、6:12	1915年3月 上海商務印 書館初版， 1915年10 月2版	長篇小說 曾獲教育部 頒給獎狀
兒童曆	1913	中華教育界	2:1、2:2、2:3、 2:4、2:5、2:6、 2:7、2:8、2:9、 2:10、2:11、2:12	1914年上 海中華書局 初版，1928 年3版	中篇小說
少年機關師	1913	教育研究	8、9、10、11		中篇小說，與 蟄庵合譯
青燈回味錄 47	1914	教育雜誌	6:5、6:7、7:2、 7:4、7:6、7:8、 8:6、8:8、9:4、 9:8、9:10、 10:9、10:10、 10:11		長篇白話章 回小說，未完
薔薇花	1914	中華教育界	3:2	後收入胡寄	與(張)毅漢

實名為《埋石棄石記》。

⁴⁷ 毛策〈包天笑譯著編年目錄〉1914年部分，謂「該年在《教育雜誌》6卷1號連載《青燈回味錄》，至8卷8號載完」，不確。案：該篇小說是包天笑譯著的教育小說中，少數未能終篇的作品之一。《教育雜誌》6卷1號始刊，當時署名「秋星」，8卷8號之後，還繼續在9卷4號、9卷8號、9卷10號、10卷9號、10卷10號、10卷11號連載了6期，作者署名則改以「天笑」、「秋星」、「天」等。

				塵編選之 《小說名畫 大觀》	合譯，短篇小說
留聲機	1914	中華教育界	3:7	後收入胡寄 塵編選之 《小說名畫 大觀》	與(張)毅漢 合譯，短篇小說
牧牛教師	1914	教育研究	12、13		
二青年	1915	教育雜誌	7:1、7:3、7:5、 7:7、7:9、7:10、 7:11、7:12、 8:7、8:9、9:5、 9:6	1917年上 海商務印書 館出版	長篇小說
假裝會	1915	中華學生界	1:10		短篇小說，蟄 庵造意，天笑 潤詞
童子偵探隊	1917	教育雜誌	9:1、9:7、10:7、 10:8、10:12、 11:7、11:8、 11:9、11:10、 11:11、11:12	1920年上 海商務印書 館出版	長篇小說
雙雛淚	1918	教育雜誌	10:1、11:1、 11:2、11:3、 11:4、11:5	1919年上 海商務印書 館出版	中篇小說

附件二

930927 第一次會議紀錄

《世變中的啟蒙——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》第一次會議記錄

日期：2004 / 9 / 27

時間：晚間：6:30~9:00

地點：台大音樂所會議室

出席人員：沈冬、梅家玲、張隆志、胡曉真、張哲嘉

會議要點：

一、確認群體研究方向

二、決議事項

三、專題報告——

沈冬：1.近現代的中國音樂教育

2.音樂臺北 - - 建城百年的歷史迴響

一、確認群體研究方向

七位參與計畫的學者分別來自台灣大學音樂所與中文系、政治大學中文系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、歷史語言研究所、中國文哲研究所，領域橫跨文學、音樂、歷史等相關學門，在過去已累積的研究成果和未來的研究興趣上，均與文化重建和教育帶來的轉機相互關聯。因此，經過討論，確認研究群以明清到民國初年的「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」為大主題，之下根據各成員的專長與關懷方向自行發展，惟需聚焦於激烈轉變時代，文化如何因應時代而重新釐定、整編與賦予意義，和在此一文化狀況下，與之最緊密相關的教育領域又出現了怎樣的轉變契機，而進一步反過來影響社會文化的形塑。

二、決議事項

1.以後計畫成員應有定期聚會，輪流報告自己的計畫進度並交換研究心得。下次聚會的時間，訂在 11 月 30 日晚間 6 時 30 分，地點仍在台大音樂所會議室。原則上主要由哲嘉、曉真與大家分享《婦女雜誌》的研究現況，其它各人都分別就自己目前的研究狀況做一匯報。本次會議則先由沈冬就近現代的音教育課題

一概述，同時就臺北建城以前臺灣漢人音樂概況提出初步報告。

2.以後除計畫成員的內部研討外，也將邀請其它學者來與我們座談，或是與中研院近史所、台史所、文哲所等相關研究者共同交流。所有的研討聚會都儘可能請助理紀錄，做為計畫成果。

3.由於家玲受託代為籌畫編輯一期《中外文學》的論文專輯，為能呈現我們的集體研究成果，已與中外主編溝通，該專輯將以我們整合計畫的主題為主題，並以計畫成員為邀稿對象。因此希望大家都能在明年5月前完成一篇計畫內的論文，以便可以在明年年底前順利將專輯出刊。

4.與此同時，我們也希望能帶著這篇已完成的論文，以團隊方式到北京(或許也包括上海)與中國大陸的相關學者們一起研討，同時蒐集研究資料。預訂的日期大約在明年四月下旬，時間約7-10天左右。

《世變中的啟蒙——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》第二次會議記錄

日期：2004 / 11 / 30

地點：台大音樂所會議室

時間：晚間：6:30~9:00

出席人員：沈冬、梅家玲、張哲嘉、張隆志、陳熙遠、黃美娥、胡曉真

會議要點：

- 一、協商出訪行程
- 二、暫定學術工作
- 三、專題報告

一、協商出訪行程

1. 關於研究團隊的出訪，經與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聯繫，初步已獲得他的支持。他表示，屆時可以代為邀集若干當地的學者們共組一天的小型 workshop，共同提交論文，相互研討。會後或可將會議論文都匯集起來交由出版社出版成書。因此決定出訪地點為北京。
2. 出訪時間：為顧及各參與者的個人事務、研究所考試和北京氣候等，暫定為二〇〇五年五月中下旬。

二、暫定學術工作

1. 持續與對岸學界就出訪行程與形式進行聯繫。
2. 每位參與學者定下一個確切的研究題目與涉及領域，並根據此題目製作年表，作為一學術資源與研究群內的其他人分享。
3. 下次團隊的聚會時間預訂在 2004 年底或 2005 年初，初步決定邀請哈佛大學東亞系王德威教授與大家座談，對團隊合作及各人研究規畫提出建議。

三、專題報告

1. 報告人：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 張哲嘉
2. 報告主題：日用類書中的「醫學門」
3. 涉及史料：《五車拔錦》、《三台萬用正宗》、《萬書淵海》、《萬寶全書》、《居家必用》五本日用類書（日用類書內的醫學知識，非為醫生編寫，而是提供給一般民眾翻閱查詢、普天下通用的）
4. 報告內容已放上網頁：<ftp://sinica.sinica@61.64.75.170/sinica/>
5. 討論問題：

- 日用類書醫學門的知識性質為何？它是正統中醫理論的通俗版？還是另類的民俗醫療體系？如何分析它的知識內涵和影響？（這與報告最後提到的醫書研究和文字"雅俗"等問題有關）。
- 日用類書中醫學知識的流通方式為何？它的主要讀者群和傳播管道為何？如何測定它對於民間醫療行為的實際影響和效應？（這與報告分析歌謠、俗語乃至圖片等表達媒介有關）。
- 日用類書中的民間醫學論述如何（何時）轉型？我們如何分析傳統醫學論述的轉型過程和內涵？類書醫學門的研究，是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西醫學知識體系的接觸和互動？（這與報告提到近代的類書中，醫學門等類別不再受到重視等現象有關）。
- 台史所的宋錦秀，曾以宜蘭地區的寺廟藥籤為例，探討台灣民俗醫療體系中醫學、性別和宗教的關連。相較於寺廟藥籤等民間醫學知識的媒介，日用類書在具體的醫病行為和實踐過程中，是否有其特色或限制？
- 醫學知識如何被不同位階、不同時代、地域的人所接受？日用類書中「醫學門」部分的內容和使用的文字有何差異？意義何在？
- 以歷時性考察，明、清、民國的日用類書有何差別？
- 由中醫體氣問題聯想到，類書中的醫學知識有無地域的差別？
- 日用類書的「日用」如何界定？

6. 綜合回應：

目前看來，日用類書的「醫學門」似乎屬於正統中醫理論的通俗版。另類的民俗醫療，多少出現於書中的其他部門，這點報告中稍微提過。如何分析它的知識內涵，是末尾時暫擬幾個假說時所企望解決的問題。如果可以開出一條路來，將可使醫書的史料價值升級，不再只是提供個別的描述性訊息而已。但要達到這個理想的目標，得要我更努力才能做到。

二、三項問問今晚稍微討論過，有些已有先行研究，有些將留待次階段進行。但其中若干問題——如「如何測定實際效應」，恐怕很難找到夠多的史料來充分解答。至於藥籤，我很感興趣，也是我在美國求學時第一個 term paper 的主題。不過宋錦秀的問題顯然對這個計畫很有幫助，我該找來看看。

如果能夠把前述問題解答到相當程度，就已經足以寫一篇有貢獻的論文了。參與整合型計畫時，審查人常會問你一個人研究就好，為什麼還要參加集體計畫。但來自優質同儕所給予的激盪，也是獨學無友時所難以得到的助益吧。

附件四

930102 第三次會議紀錄

《世變中的啟蒙——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》第三次會議記錄

日期：2005 / 1 / 2

地點：台大音樂所會議室

時間：下午 2:00~5:00

出席人員：王德威、沈冬、梅家玲、張哲嘉、張隆志、陳熙遠、黃美娥、胡曉真

會議要點：

本次會議藉中研院王德威院士回臺之便，邀請王院士與所有計畫成員共同討論各個子計畫內容，由各子計畫主持人分別報告研究概況及困難，王德威院士提供意見，全體討論。

因討論過長，詳細紀錄從略。

附件五

930204 第四次會議紀錄

《世變中的啟蒙——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》第四次會議記錄

日期：2005 / 2 / 4

地點：台大音樂所會議室

時間：下午 2:00~5:00

出席人員：沈冬、梅家玲、張哲嘉、張隆志、陳熙遠、黃美娥、胡曉真

會議要點：

本次會議由張隆志報告兩本書：

1. Prasenjit Duara(杜贊奇) , *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: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.*
2. EmmaJinhua Teng (鄧津華), *Taiwan's Imagined Geography: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, 1648-1895.*

因討論過長，詳細紀錄從略。

教育：知識生產與文學傳播 學術研討會

日期：2005年5月13、14日（星期五、六）

地點：北京大學中文系（五院）二樓會議室

議程表

第一日	5月13日（星期五）		
9:00-9:10	開幕式		
方式	每人發言15分鐘，其餘時間提問與討論		
	夏曉虹（北京大學 中文系） 《秋瑾與晚清北京的女子教育》		
	陳平原（北京大學 中文系） 《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歷史——晚清北京畫報中的女學》		
9:10-10:20	凌雲嵐（北京大學 中文系） 《“婚姻自由”與“教育平等”——以“袁舜英自殺”和“彭襄棄妻”為例》		
	梅家玲（臺灣大學 中文系） 《教育，還是小說？——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》		
	錢理群（北京大學 中文系） 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小學國文教育》		
10:40-12:10	蔡可（北京大學 中文系） 《壬戌學制與中學文學教育的實踐》		
	葉雋（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）		
		《北大德文系 1920年代的課程、圖書與教學》	
		胡曉真（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）	
		《知識消費、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——論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》	
		顏浩（中國傳媒大學 文學院）	
		《獨立之道與大學之路——1920年代 現代評論對高等教育問題的探討》	
		陳泳超（北京大學 中文系）	
		《作為運動與作為學術的民間文學》	
		張哲嘉（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）	
		《傳統社會民間通俗醫學教育初探》	
		於述勝（北京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）	
		《民國時期(1912-1949)的社會教育問題論綱——以制度變遷為中心的多維分析》	
		高恆文（天津師範大學 文學院）	
		《“京派”文學的“大學”背景》	

<p>第二日</p> <p>9:00-10:10</p>	<p>謝志浩（河北科技大學） 《大學理念與國家的制度安排——民國大學歷史之啟迪》</p> <p>周義（天津師範大學 初教院） 《兩種大學理想的糾葛》</p> <p>5月14日（星期六）</p> <p>張隆志（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） 《知識建構、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：〈臺灣統治志〉(1905)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》</p> <p>黃美娥（政治大學 中文系） 《差異/交混 對話/對譯：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》</p> <p>沈 冬（臺灣大學 音樂學研究所） 《音樂臺北——建城百年的歷史迴響》</p>
<p>10:30-12:00</p>	<p>薑濤（北京大學 中文系） 《1930 年代大學課堂與新詩的歷史評價》</p> <p>謝詠（山西省作家協會《黃河》雜誌社） 《從“文學史”到“文藝學”——1949 年後文學教育重心的轉移及後果》</p> <p>賀桂梅（北京大學 中文系） 《“現代文學”的確立與 50-60 年代的知識/學科體制》</p> <p>陳國球（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） 《文學教育與文學經典的傳遞——中國現代文學在香港初中課程的承納初析》</p>

附件七

940511-940518 北京上海訪問日程

- 5/11 起程由香港赴北京，參與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「教育：知識生產與文學傳播學術研討會」。
- 臺灣代表（即《世變中的啟蒙——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》整合型計畫各子計畫主持人）：
- 梅家玲（臺灣大學中文系）
- 沈冬（臺灣大學音樂所）
- 黃美娥（政治大學中文系）
- 胡曉真（中研究文哲所）
- 張隆志（中研究臺灣史所）
- 張哲嘉（中研院近史所）
- 5/12 拜會北京大學中文系，由會議主辦人陳平原教授及夏曉虹教授、賀桂梅教授、王鋒教授等人接待。
- 拜會清華大學中文系，由中文系主任王中忱教授及王小盾教授接待，雙方座談，討論未來合作之可能計畫，會後並參觀清華大學校園。
- 晚上接受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張黎明先生晚宴招待，在座臺灣學者六位（詳細名單見上），陳平原教授、夏曉虹教授、香港科技大學陳國球教授、北大出版社張黎明總編輯、張鳳珠主任、艾英、岳秀坤等二位編輯。
- 5/13 北大開會，梅家玲、胡曉真、張哲嘉等三位發表論文。
- 5/14 北大開會，張隆志、黃美娥、沈冬等三位發表論文。會後參觀北大校園
- 5/15 六位臺灣教授一起赴上海
- 5/16 全體六位臺灣教授一起進行參訪活動
- 上午 9:00 拜訪上海音樂學院，由洛秦教授、應有勤教授接待，參觀該校「東方樂器博物館」。
- 下午 2:00 拜訪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，由黃霖教授、陳廣宏教授接待。
- 下午 2:30 參觀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，與古籍部主任吳閣教授座談，並參觀善本書室，查詢研究資料。

下午 3:30 拜訪復旦大學歷史系及歷史地理研究所，由歷史系馮筱材教授及歷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鶴教授等接待，雙方座談，並就近代中國教科書之收藏與研究討論雙方合作之可能性。

下午 4:30 拜訪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研究室，由陳思和教授、嚴鋒教授等接待，並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黃霖教授等一起座談。

晚 6:30 由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招待晚宴，出席包括章培恆教授、黃霖教授、陳廣宏教授、錢振民教授、鄭利華教授、吳閣教授等。

5/17 上午 9:00 沈冬赴上海音樂學院演講，講題：音樂臺北——建城百年的歷史迴響。中午上海音樂學院招待午餐，出席包括陳應時教授、陳聆群教授、趙維平教授、洛秦教授。下午討論臺大音樂學研究所與上海音樂學院雙方合作計畫。

上午 9:00 梅家玲、黃美娥、胡曉真、張哲嘉、張隆志等赴上海圖書館拜訪。

5/18 上午 9:00 沈冬赴上海音樂學院拜訪戴振鵬教授。中午 12:00 離滬經香港回臺北。